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一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七七八〇次会议

2016年9月29日星期四上午11时举行

纽约

主席:	范博希曼先生	(新西兰)
成员:	安哥拉	吉莫里埃卡先生
中国	张殿斌先生
埃及	坎迪尔先生
法国	德拉特先生
日本	别所先生
马来西亚	易卜拉欣先生
俄罗斯联邦	萨夫龙科夫先生
塞内加尔	塞克先生
西班牙	奥亚尔顺·马切西先生
乌克兰	叶利琴科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里克罗夫特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鲍尔女士
乌拉圭	贝穆德斯先生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苏亚雷斯·莫雷诺先生

议程项目

中东局势

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第2139(2014)号、第2165(2014)号、第2191(2014)号和第2258(2015)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S/2016/796)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上午10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第2139（2014）号、第2165（2014）号、第2191（2014）号和第2258（2015）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S/2016/796）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斯蒂芬·奥布莱恩先生参加本次会议。

奥布莱恩先生在日内瓦通过视频会议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6/796，其中载有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第2139（2014）号、第2165（2014）号、第2191（2014）号和第2258（2015）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我现在请奥布莱恩先生发言。

奥布莱恩先生（以英语发言）：我应当从何处说起？我今天怀着对极为严重和肆无忌惮的骇人听闻行为——其程度甚至超过两周前登峰造极的骇人听闻行为——感到极度悲痛、震惊、沮丧及怒不可遏的心情，向安全理事会报告今天叙利亚、特别是阿勒颇东部极为可耻的人道主义局势。叙利亚人民——最直接的是阿勒颇东部人民——正在遭受贫困、疾病和死亡等厄运，这种情况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这并非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所导致的无法预见的后果。这是冲突当事方的行动造成的，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在这个会议厅里就座的国家——无所作为——无论是不愿意作为，还是不能够作为——的直接结果。

现在，人们有理由问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叙利亚人民需要遭受何种程度的灾难和死亡，才有可能促使这场冲突的当事方然后是国际社会划出一条不容逾越的红线。这场冲突并不遥远，它与我们国际社会的利害关系不止是一时一刻，而是对这个会议厅里的国家的重大考验，考验它们是否有能力和意志作出决定和采取行动，明确捍卫对各国都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使叙利亚人民摆脱战祸。

在过去七天里，袭击在全国范围加剧。从代尔祖尔的空袭到阿勒颇省、哈马省、霍姆斯省、伊德利卜省、大马士革农村省和其它省份的空袭和地面攻击，战事愈演愈烈，尽管在恢复停止敌对行动期间，战火曾平息一周时间，虽然其间各方均有违反协议行为。

最近几天里，东阿勒颇的战事最为激烈。在叙利亚国防部9月22日宣布发动攻势后，据估计，头几天就有约320名平民死亡，765人受伤。100多名儿童被打死。这些不单单是新增加的统计数字，而是我们大家未能一道挽救的一个个人和家庭的生命。关于使用新型“掩体摧毁”炸弹的说法，据称这在本已满目疮痍的该地区造成了大规模毁灭。我收到报告称，在婴儿、儿童、妇女和男子藏身的深达20米地下室的瓦砾中，这些人的尸体还没有被找到。在有人使用这些近才使用的新型武器夺走其生命之前，他们在地下室里一直是平安的。据报道，空袭击中了东阿勒颇四个民防中心的三个，造成工作人员受伤，其响应能力严重受限。

9月22日，袭击致使Bab Al-Nayrab 水泵站无法运作，导致东阿勒颇大部分地区供水中断。9月24日，多番空袭击中了阿勒颇市东部的Jisr Al-haj地区，据称毁坏了属于阿拉伯叙利亚红新月会的仓库，东阿勒颇所剩不多的医生中有一人及其妻子——一名高级助产士——被炸死。就在昨天，剩下的八所医院中有两所遭受袭击，因而无法运作。我赞同秘书长昨天向安理会作通报时所说的话：

“那些使用破坏力越来越大的武器的人完全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知道他们正在犯下战争罪。”（S/PV.7779，第2页）

我们要说清楚，正在搜集证据、记录目击者讲述的情况。即使不是今天，总有一天这些残酷无情地实施这些罪行的个人和机构将无处躲藏。保存这种证据，在这一天到来的时候，用来指控任何一个或不止一个会员国及其领导人和官员，这既是联合国对世界所有会员国的责任，也是联合国的义务。看来，还剩下的唯一能够起到震慑作用的东西就是，在世界舆论的法庭上被真正追究责任，遭到世人唾弃。很清楚，任何其它东西似乎都无法阻止这种蓄意而为、毫无缘由屠杀和践踏生命的行为。

我要明确表示，东阿勒颇此刻不是处在悬崖边缘，而是已可怕地深深滑入人道主义灾难的深渊，情况惨不忍睹，与我们在叙利亚看到过的情况不一样。自7月7日以来，联合国就无法进入，而东阿勒颇的医疗服务据称已处于完全崩溃的边缘。亟需实施数百人次的紧急医疗后送。我收到令人震惊的报告称，所剩无几的医疗设施正在停止接收病人，或是在它们的地上治疗病人。只有极少的特护设施，但现已不堪重负。有四个人——其中三人是儿童——因为无法用上呼吸机而死亡。还有报道称严重缺乏手术用具、血袋、麻醉药等关键医疗用品。因此，提供医疗用品援助和提供粮食援助一样迫切。

因为受到围困，粮食依然短缺，口粮仅够4万人用一个月。尽管储存着有限的粮食，但现在已能感受粮食短缺所造成的影响。据报道，已经有人因营养不良和疾病而死亡，也有捡剩饭者中毒死亡。淡水供应目前也很紧张，预计水源性疾病以及可预防的重大疾病会立即剧增——这种情况本可避免，也是一种悲剧。

东阿勒颇有10多万儿童被困，他们是最弱势群体，是最先遭受苦难的人，也是遭受苦难最严重的人。阿伊兰·库尔迪、奥姆兰·达克尼什以及现

在Rawan Alowsh的影像，或许得到了全球的瞬间关注，刺痛了我们的良心，但他们既非孤立事例，也非特殊事例，而是说明了这场冲突的当事方杀害和虐待儿童的骇人行径。救援队每天都在东阿勒颇的人间地狱和令人窒息的尘土中，在成堆瓦砾下发现儿童尸体。与此同时，非国家武装团体也在对西阿勒颇狂轰滥炸。所以，这当然不是单方面所为，但遭受部队打击最严重的是东阿勒颇被困民众。我们必须结束这一梦魇。

我们一直而且仍然准备通过跨界和跨线支持，向东阿勒颇提供援助。尽管出现了这样的可悲局面，那就是我们未能集中精力努力达成全面停止敌对行动协议——这个问题挤掉了关于期限更短的人道主义停火的谈判——但我自7月份以来一直要求立即执行每周至少实行48小时人道主义停火的做法，以便让人道援助物品得以进入，让严重伤病人员得以送出，让平民获得暂时的喘息，免遭枪林弹雨造成的巨痛。

现在不是政治作秀的时候，也不是维护自身政治或军事地位的时候。现在我们应当承认就在我们眼前发生的恐怖景象，本着我们共同的人性恢复停止敌对行动，保护平民和挽救生命。这将是最好的人道主义行动；如果我们不能达成停止敌对行动协议，那么每周必须实现至少48小时停火。不然，安理会今天就会犯下历史错误，就会背负本可避免的人员死亡的罪责。这是冲突当事方的责任，但只有安理会每位成员团结一致，才能为实现这一点创造机会。

安理会成员以前曾听我说过，已经没有什么词语能够形容被困民众所经历的惨况。他们的遭遇就是每天都在拼命求生，因为他们继续遭受围困和集体惩罚，而我们却无能为力。阿勒颇令人深为震惊的局势必须成为请求国际社会帮助的求救信号。显然，目前的局势符合围困的三项标准——包括军事包围、人道主义援助无法进入以及平民无法自由通行。东阿勒颇现在处于被围困状态。

我要向安理会保证，这并非基于臆测，而是基于我刚才报告的实地情况。该地区遭到叙利亚部队的军事包围。此外，武装反对派团体继续从城内开展军事行动，将被困城内的民众置于更严重的持续危险境地。尽管我们作出了各种集体努力——我们在安理会详细讨论了这些努力——但事实上，自7月份以来，就没有任何方面提供过跨界或跨线人道援助。应该指出的是，这是叙利亚当局和非国家武装团体两方施加各种限制的结果。

此外，尽管有人声称提供了走廊，想出入阿勒颇东部的平民仍无法成批这样做。各位成员也会这样做：如果没有自愿想去的地方，而且狙击手无论如何可能扣动扳机的话，那么人们根本就不会这样做。正如我们早就说过的那样，当安全如此无保障时，平民根本不会到处走动。我们做出这种缺少通行的评估还依据了出入点的军事存在和具体的安全关切，而并非仅是穿行俄罗斯联邦设立的人道主义走廊时狙击手的射击与拘禁。

被困在叙利亚境内的另外27.5万人的状况实在令人痛心。我们大家必须尽一切可能努力，永久性结束这一中世纪式的做法。这意味着，除去那些被要求在8月底之前离开德拉雅的人，被困叙利亚境内的人数已从586 200人增至861 200人。此外，在那些今天难以到达的地区还有数百万叙利亚人。

围困不是一种战争武器，它是对法律的公然和无理违反，而这些法律曾得到实施围困各方的同意。在叙利亚人民为生存而挣扎、政治解决依然遥遥无期之际，遭袭击社区眼下能够抱有的最好希望就是能够得到人道主义援助。人道主义工作者的角色不是成为政治解决的一部分，而是在寻求解决问题的同时，为需要者提供食物、住房以及生存的工具。这些保护弱者、为需要的社区提供援助以及在别无备选的情况下勇于填补缺口的努力上周却遭到残忍的打击。

经过五年的冲突，应该没有必要向任何一方解释：战争法要求保护人道主义援助工作者。时至

2016年，我应该不必向安全理事会通报这些暴力侵害行为，它们针对的是那些不在冲突中选边站队而愿意进入可以想象的最危险环境去帮助那些苦不堪言民众的人。然而上周，在各国领导人开会讨论叙利亚人道主义危机时，一个人道主义车队却遭到毁灭性袭击。

9月19日傍晚，31辆卡车在阿勒颇市以西仅数公里的Oram Al-Kubra运送拯救生命的援助物资时，人道主义工作者遭到袭击，这是又一个各方无视平民生命和人道主义空间的令人震惊的例子。两个小时中，一个明显标记为联合国和叙利亚阿拉伯红新月会的人道主义车队所在周边地区成为屠杀之地。十八位人道主义工作者，其中包括12名志愿者、5名司机和叙利亚阿拉伯红新月驻Oram Al-Kubra的会长Omar Barakat惨遭杀害。另有15名司机受伤，许多平民死伤，卸载这些物资的仓库和附近一个医务诊所遭到严重损坏。当地民众眼看着那些努力帮助他们的人落得这种下场而再遭重创。当然，他们没有得到急需的拯救生命的帮助，这显然是一种双重危害。

我已向牺牲者的家属、同事以及亲人表示最深切的慰问，并承诺尽我的最大努力确保他们不会白白牺牲。我呼吁所有人抓住这个时机。我呼吁安理会紧急行动起来，保护几乎日复一日面临暴力行径的各种人道主义行为体，无论它们是联合国工作人员还是我们的非政府组织伙伴。我还呼吁安理会施加压力，以扫清阻碍援助运送的各种封锁与延误，确保为所有需要者迅速、安全以及畅通无阻地运送人道主义援助。最重要的是，我呼吁安理会制止流血。

与所有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的行动一样，前往Oram Al-Kubra的人道主义车队的通行经过精心的安排。在跨越冲突线运送援助时，联合国及其伙伴首先得到叙利亚当局的授权，并提前通知各方，而且在其整个通行过程中不断提供车队所在位置和状况的最新情况。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车队告知实地各

行为体正在进行的人道主义援助运送工作。这种消除冲突的做法是为了确保运送免遭袭击。

我们尚不掌握所有细节。但是，挑明这起可耻袭击事件的后果并不为时过早。如果袭击者明知是人道主义车队而蓄意对其发动袭击的话，他们就犯下了战争罪。无论什么理由，无论责任方是谁，那些人必须知道，他们将被追究责任。问责对于伸张正义十分重要，但是，也必须结束有罪不罚现象。这既是一个实际问题，也是一个原则问题。如果不能保障人道主义车队的安全，人道主义工作人员运送援助的能力将面临危险，那些需要帮助者则将继续受苦受难。正如我以前说过的那样，那些在前线运送援助的人是勇敢的，但是他们并不想自残。运送援助必须有足够的安全保障。是的，这意味着不偏不倚地与各方接触，尽管这样做让一些人恶心。这些是我本人和参与人道主义行动的联合国内外其他人赖以获得行动许可的人道主义原则。对我们来说，准入就是一切。没有准入，随着我们在叙利亚各地的工作进入纵深，我们将无法带来世人要求我们带来的变化。

秘书长已呼吁彻查，以查明事件的实情并追究肇事者的责任。目前秘书长正在审查最有效调查方式的各种选择。我呼吁各方挺身而出，表现出保护人道主义空间和支持调查进程的愿望，以实现充分和透明的问责，并铲除有罪不罚。

的确，联合国及其伙伴每月通过经常方案和跨界活动为千百万民众提供援助支持，但是，那些最急需帮助的人往往是这两种方案均无法接触到的人。虽然我们把大量关注的焦点放在通过跨线车队来确保人道主义准入上，这并非轻视实际运送了大多数援助的其它模式，而是为了确保侧重于关注那些我们无法通过其它方式到达的地方。

9月份，在难以到达地区和遭围困地区，我们继续通过机构间跨线车队为这些需要的社区提供援助。9月19日，我们的援助送达Talbiseh的84 000人；9月22日，我们为Moadamiya的35 000人运送了

援助；9月24日，我们为霍姆斯Al-Waer的70 000人运送了援助；翌日，我们的援助送达马达亚、扎巴达尼、富阿和基夫拉亚这四个镇的约60 000人。我们继续通过空投和空中桥梁为民众运送援助。4月份以来，我们完成了对德尔祖尔的126次空投，为需要的民众运送食品、营养、保健、水、环卫以及个人卫生用品。这包括两轮完整的食品分发，每次送达总计11万需要的人。第三轮于8月12日开始。我们现已完成对Qamishly的90次空运，提供了各种食品、保健、水、环卫和个人卫生用品、营养、教育、住房以及非食用物品援助，其中包括50 000多份足额口粮。

就位于叙利亚-约旦边界的护堤一带的民众来说——我本月早些时候访问了那里——约旦当局向我们做出积极表示称，人道主义组织可能在下月初之前恢复援助行动，为被困在该地的人提供援助。我们期待正在进行的各种安全和其它安排，以便在找到更长期的解决方案之前能够恢复援助行动。我感谢那些为实现该目标而努力工作的人。

我们欣见运送的这些援助为那些基本被困而我们无法触及的人提供了生命线，但是，过去的数周因为准入并无改善而尤其令人沮丧，特别是有鉴于恢复停止敌对行动本应提供一个机会，扩大我们的覆盖面。恰恰相反，跨线运送的延误正变得司空见惯。9月份的首个机构间跨线车队9月19日才成行。上月仅在8月23日派出了第一个跨线车队。这意味着在过去两个月的每月头三个星期里没有通过机构间跨线车队向最需要援助的人提供援助。

自上次于4月30日获准提供援助以来5个月之后，首次向四个城镇提供援助物品的行动，只是在克服了在最后一分钟因扣留医疗用品而引起的无数障碍和拖延之后才得以开展的，因为各方为了达成最后协议不得不进行新一轮谈判。除这四个城镇外，继续从人道主义车队取走医疗用品，仅在今年就取走了20多万件医疗用品。把任何种类的人道主义援助与《四镇协议》“针锋相对”规定挂钩的做法仍然是不合情理的。

正如我已经多次说过的那样，联合国已经并继续准备派遣车队。我们已提出请求，卡车随时准备出发，但是遭到同样的官僚策略的拖延——延迟答复、缺乏便利函以及就受益者人数讨价还价。这种问题令人震惊地经常出现，而本月还采取了进一步的拖延战术，拒不允许向亟需援助的人提供援助，例如叙利亚安全部队在仓库中慢慢地清关，并且安全部队在莫达米亚破坏物品。卡车必须在俄罗斯官员面前重新装货，以确保叙利亚安全人员的合作。就在昨天，一个前往杜马的车队尽管获得了所有必要的保证和批准，在最后一个政府检查站被拒绝进入。在最后一个叙利亚检查站等候8个多小时之后，该车队被迫返回仓库。

当然，缺乏安全也继续是限制出车的一个重要因素。仅在两天前，9月27日，由于联合国及其伙伴设法到达的拉斯坦镇遭到空袭，联合国撤回了在叙利亚武装部队最后一个检查站的前往该镇的卡车车队。这是各方知道其行踪并保证提供安全，但未能确保安全通行的又一个车队。你们当然可以想象平民的惨况，他们早晨醒来希望终于能够获得救命的援助，反而却遭到无情的攻击。

我们目前正在等待政府对9月19日提交的10月机构间车队计划的回应。联合国请求向29个被围困、难以进入和跨线优先地区的962 800人提供援助。预期第二天作出答复，我呼吁叙利亚当局及时对这项请求作出正面答复，并保证及时落实对这项请求作出的答复。我们不能让又一个月就这么过去，等待三个星期才派出第一个跨线车队。随着不安全增加，平民的痛苦也在增加。必须根据联合国的需求评估，允许持久和安全的准入。

叙利亚正在流血。其公民正在死亡。我们都听到他们的求救呼声。作为人道主义者，我们正在尽力而为。上周，世界领导人来到纽约，坐在这个会议桌旁举行部长级会议，没有产生任何具体结果。相反，就在世界领导人开会之际，暴力实际上增加了——更多平民和更多人道主义人员被杀。现在是

追究责任的时候了。现在是安理会停止容忍彻底无视国际人道主义法最基本规定的行为的时候了。

我呼吁安理会现在采取行动，对得起那些牺牲生命的人，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停止暴力。其他做法是简直不堪想象的。我们看到的沉沦只会变得更糟。如果冲突各方不愿意这样做，那么世界的唯一希望就是安全理事会的团结一致集体意愿和措施。安理会要力挽狂澜，创造向所有需要者提供援助的条件，结束围困，恢复政治对话，并且结束战争。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奥布赖恩先生非常发人深省的通报。

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贝穆德斯先生（乌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副秘书长斯蒂芬·奥布赖恩的详尽通报。我国代表团要求发言，因为我们认为这些通报不仅是为了安全理事会，而且也是为了本组织全体会员国进行的。在这方面，作为安理会的当选成员，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与选举我们担任这一职务的会员国分享我们关于公开通报会主题的意见。为了确保我们工作中的更大透明度，我现在谈谈我国代表团的观点。我们也希望与我们星期一的行动保持一致，当时我们在斯塔凡·德米斯图拉特使讨论这一冲突的政治层面时进行了发言（见S/PV.7777）。

主席先生，我借此机会感谢你在9月21日召开安理会高级别会议（S/PV.7774），各国元首、政府首脑和部长们在会上表示赞同为这场危机找到谈判解决办法。在过去一周里，我们见证了在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最基本条例的情况下对人道主义援助车队的可恶攻击。在过去几个小时里，阿勒颇市——不如说阿勒颇的残留部分——遭到自冲突开始以来最猛烈空袭的摧毁，造成数百人死亡，对几乎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的基础设施造成巨大破坏。

这一军事升级是对保护平民，以及对叙利亚民众关于停止5年多旷日持久痛苦的希望的又一次冲击。正如我们昨天在关于第2286（2016）号决议执

行情况的通报会上所做的那样（见S/PV.7779），我们再次强烈谴责继续对叙利亚医院和医疗设施发动的空袭，这在最近已经成为反复发生的犯罪活动，必须立即停止。我们谴责把围困和饥饿作为战争手段，呼吁这种行径的肇事者停止对叙利亚数百万人民的围困。我们继续支持每周48小时人道主义停火，这可以成为又一次停火的前奏。

自第2254（2015）号决议通过以来，今年已过去9个月，第2268（2016）号决议通过也已有7个月，安全理事会已经就叙利亚局势举行了将近50次会议，但是局势每况愈下。无论我们的意图多么良好，我们在这里的发言不会改变实地的现状。阿勒颇和叙利亚其他地区继续每天遭受无休止的可怕轰炸，逐步消灭其人口。在世界的眼中，这场屠杀没有任何理由，但世界看来无力应对这种野蛮行径。

有鉴于此，几天前我们问道，考虑到近代罕见的恐怖，安全理事会将做什么，我们审议的结果将是什么。尽管我们在座各位不厌其烦地指出叙利亚问题没有军事解决办法，但实地情况恰恰相反。因此，直到叙利亚冲突各方及其支持者停止试图以这种方式达到目的，我们将很难达成协议，使各方恢复谈判，并为这场冲突找到政治解决办法。

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迄今为止，叙利亚人民和国际社会目睹安理会未能停止敌对行动，未能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的持续、常规和安全的准入，以及未能创造必要的条件来恢复第2254（2015）号决议规定的已经停顿5个月的政治过渡进程。我们有责任履行安理会的职责，不然我们将在历史上留下一个无力制止本十年人类最严重冲突之一的罪名。

我恳请我们大家尽一切努力搁置分歧，并一劳永逸地履行承诺，为寻求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努力找到新的、也许最后的推动力。在这一方面，我们再次敦促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继续进行

会谈，以便达成最终结束冲突和确保在叙利亚逐渐恢复和平所必需的协议。安理会可指望得到乌拉圭的支持。

可能的情况是，安理会如果从优先考虑占该国人口绝大多数的男人、妇女、平民及工人的角度出发，就会达成更加可行的解决办法。成千上万受害者和数百万叙利亚人受到这场战争的影响，他们将见证我们今后作出的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乌拉圭代表的发言，他的发言反映了新西兰代表团的看法，我相信也反映了安理厅中许多其他人的看法。

鉴于本次会议是安理会九月份排定的最后一次会议，我谨表示，新西兰代表团衷心感谢安理会全体成员、特别是我的同事各位常驻代表及其各自工作人员以及秘书处给予我们的一切支持。

今天的会议使我本人和我的团队感慨万千。也许要再过20年，一个新西兰人才会主持安全理事会的工作。

这是一个非常繁忙的月份。我们就若干重要问题，尤其是关于哥伦比亚、航空安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及阿富汗等问题达成了共识。但是，正如今天的通报会所凸显的那样，我们尚未能就我们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作出决定。这件事使我国代表团极感失望。然而，我们赞扬各代表团、秘书处各位代表以及所有会议事务干事及口译员非常辛勤的工作、支持和积极的贡献。

在我们即将结束主席任期时，我知道我是代表安理会祝愿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在十月份一切顺利的。

我现在请安理会成员进行非正式磋商，继续讨论这个议题。

上午11时40分散会。